

广东民間故事选

· 內部資料 不能翻印 ·

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示下，从今年六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革命斗争故事和传统故事的搜集工作。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有关部门的努力，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使搜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两个多月的时间，本会就收到各地选送的故事及来稿共約六百篇。

现将其中部分較好的故事、传说，经过初步整理，編印成內部資料，請各級党委审查、指示；請对这一工作有研究的同志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提高編选、整理的質量，糾正或減少錯誤。同时，希望各地繼續推荐优秀的作品，以便正式編选成「广东民間故事选」，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广东民間故事选編选委员会

1959.10. 广州

目 录

毛主席的故事

仙桃树 (1)

周恩来同志的故事

一条鱼 (2)

两件毛毯 (3)

宝病床 (5)

朱德同志的故事

骑黑马的人 (5)

在农民家里吃饭 (6)

教赤卫队员打枪 (7)

贺龙同志的故事

贺总指挥不怕炮弹 (8)

彭湃的传说

“农会才是有求必应的活菩

萨” (9)

水中变鱼 (10)

彭湃组织农会的故事 (11)

不收租 (13)

彭湃剪发伞 (14)

彭湃开布厂 (16)

叶挺的传说

红旗白马左袍右甲 (17)

两毛钱 (19)

当县长不是当官 (20)

县长和鸽子 (21)

县太爷背上的标语 (22)

城隍“显灵” (23)

红本子 (24)

红色小鬼队 (25)

小鬼智杀天王 (27)

小鬼巫小珠 (29)

齐心拔萝卜 (31)

智渡封锁线 (31)

燕子岩突围 (32)

种菠蘿的人 (34)

闹寿 (35)

气死毛知县 (36)

仙人房 (37)

挂葛藤 (37)

宝剑和宝马 (38)

洪宣娇坚守金鸡岭 (39)

太平军巧计退官兵 (40)

海瑞的故事 (42)

择师求学

家居苦学

大义服盗

南平教书

清丈招撫

革除陋規

办总督子

挡鄢懋卿

林则徐的传说 (49)

钦差大臣林则徐

不斩王亲令不行

韓愈的传说 (51)

訪問岭

走馬牽山

祭鱷魚

种甘薯

吳忠恕起义的传说 (52)

三气猫鼠大

刘县主买路

三天走不出春城楼

粮食

吳忠恕之死

仙藤 (58)

陈連升將軍和他的馬 (59)

大明江山 (60)

大摆灯笼阵	(61)
竹筒阵	(62)
火烧洋楼	(63)
红豆生南国	(64)
歌仙刘三妹	(68)
罗隐秀才与刘三妹	(69)
李子长	(70)
九曲巷	(75)
今年芳薯唔比旧年芋	(80)
牵牛去长工	(82)
财主和雇工的故事	(85)
廖昆玉的故事	(87)
仙洞杨大食	(89)
宝猪槽	(91)
阿宝与小蛇	(93)
张懒和张勤	(93)
白鹅潭	(95)
范丹	(97)
龙潭求雨	(99)
飞梁就树	(101)
八哥复仇	(102)
金母鸡和石棺材	(104)
飞石子	(105)
冒泉的宝罐	(107)
英阿六	(108)
“油山”的故事	(110)
倒米营	(110)
“乌利单刀”	(111)
杜鹃姑娘的故事	(112)
望夫归	(113)
丙生养的鲤鱼精	(116)
鲤鱼姑娘	(118)
雷州宝鼓	(120)

合浦珠还	(121)
阿莲与阿强	(126)
龙母	(128)
小母牛的故事	(130)

笑 話

农夫和秀才	(132)
聪明人早死	(132)
人欺神	(133)
烟鬼	(133)

黎 族

铁臂郎与雅沙	(134)
青青与红红	(137)
宝锤	(138)
刺面	(140)
吹天箫	(148)
打力和托娜	(149)
诺实与玉丹	(153)
东洋山猪	(155)

瑶 族

八个沙瑶妹	(156)
长鼓的传说	(158)

苗 族

阿实	(161)
----------	---------

僮 族

皇帝变了癞蛤蟆	(163)
---------------	---------

畲 族

碗窑村	(165)
-----------	---------

仙 桃 树

——毛主席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有一大队红军，从福建省进入广东境的大埔，并在钟坑村住了一夜。

当夜，这一大队人马，都在一个大厅里住宿。看来，红军战士们因长途行军，疲劳极了，背脊贴地就呼呼地睡熟了。只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战士没有睡。说他是值夜更的，外面却有红军战士在守哨。只见他把自己一张棉被，轻轻地盖在一个有病的战士身上，自己只披着一件宽大的旧军衣，在战士们的身旁来回巡视着，看看那个没有把被子盖好，就轻轻地走过去，替他盖好被子。看这情形，估摸是个首长。

约摸到了三更时分，忽然邻舍传来了孩子的哭声。那哭声越来越厉害，后来慢慢变成嘶哑的嚎叫，令人听了难过。那位红军首长，闻声走了出来，寻到孩子的家。原来农民运松柏的孩子患了病，正在发高烧，运松柏夫妇正愁得不得了。那位首长伸手在小孩的额头上摸了摸，安慰运松柏几句，便立即返回驻地，叫醒了卫生员，并带着他来到孩子家里，给孩子诊治。打了针、服了药，孩子不再哭了。但是，孩子的嘴唇干裂，不能入睡，卫生员马上去烧水。那位首长从衣袋里取出一颗大蜜桃来，递给孩子，并摸摸孩子的头，笑着说：“吃了蜜桃，好好地睡觉，明天就好了。”然后，告辞了运松柏夫妇，走了出去。运松柏看着孩子食了蜜桃，就呼呼地入睡了，心里无限感激，这才想起刚才给孩子哭得慌了神，忘记问那位首长的姓名。他急忙下床来，走到卫生员的身旁，说：“军医生同志，谢谢你，孩子睡着了，不用烧水了。”卫生员在灶膛添了二块干柴，说：“水快开了，等会孩子醒过来，给他多喝些。”

运松柏说：“红军真好啊！刚才那位首长是谁？”

卫生员笑着说：“他呀，是咱们的毛委员。”

运松柏欢喜得噙着眼泪：“啊，毛委员！”他真后悔刚才没有多看毛委员几眼。心想：明天一早，一定要到驻地去，当面谢谢毛委员才着。

天亮了，孩子的病果然好了。运松柏心里一高兴，背起孩子，匆匆来到驻地。一看，那里还有红军？只见大厅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却在天亮以前就离开这里了。运松柏回到家里，忽然看见床沿上放着一颗蜜桃核。这是孩子昨夜食蜜桃时留下来的。他捡起蜜桃核，想着毛委员、红军救命的大恩，就把蜜桃核种在天井中间。

第二年春天，蜜桃儿发了芽，不久，就长出嫩叶来。运松柏夫妇孩子三人，早晚浇水施肥，除草除虫，扶枝培土，细心地培植。过了几年，长得枝叶茂盛，开出红艳艳的花儿来。这年的春天刚过，就结满了一树的果实。运松柏对妻子说：“这是毛委员带来的蜜桃，应该分给全村的穷苦兄弟食，好让大家久久不忘红军的恩情。”

真的，全村的穷苦兄弟食了蜜桃，精神分外爽朗，几个原来有病的穷兄弟，食了蜜桃，不知不觉病也好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远近近的穷兄弟，有了疾病，也前来

討蜜桃食。說也奇怪，毛委員帶來的蜜桃，果真治好了不少人的疾病，大家歡天喜地，沒有一日不談到蜜桃的事。說着說着，你傳我頌，後來就說毛委員帶來的那顆蜜桃，本來是一顆仙桃，用仙桃種子培植出來的桃樹，就是仙桃樹了。這麼一傳頌，有人就編了一首歌兒，小孩子們天天唱：

毛委員來真正好， 食了仙桃百病除，
帶給僱（注）大家仙人桃， 健健壯壯活到老。

後來，這件事傳到白匪軍那里，便派人馬來搶仙桃。白匪軍一進村，象一群豺狼，殺雞宰豬，大食大醉之後，就爭着去搶摘仙桃。有個白匪軍官，不知從那里聽來的，說是食了仙桃就可以長生不老。故此，一氣食了十多個。誰知食了仙桃，整整吐瀉了一夜，連黑心肝都出來了，大腸細腸也瀉了一大灘，無藥治，就一命嗚呼哀哉。其他的白匪軍也吐的吐，瀉的瀉，東歪西倒，從此再也不敢來了。窮苦兄弟心里很高興，又編了一支歌兒：

仙桃好，好仙桃，
窮兄弟食了添福壽，
白鬼食了吐又痢。

聞音搜集

1959年8月

注：客語，即我。僱大家即我們。

一 條 魚

——周恩來同志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十月間，周恩來同志、葉挺同志和兩個警衛員在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雲同志的陪同下，來到了陸丰南塘，住在區委書記黃秀文家里。晚上，黃秀文對父親說：“這兩位首長要在我們家住幾天，等海面風浪停了才去香港。目前外面風頭很緊，千萬不要傳出去。還有，請你好好照料首長。

老大爺不住點頭說：“那自然呀，就怕首長住不慣。”

那知道，兩位首長一點官氣也沒有，黑色的粗布便衣已經退色了，黑布鞋也快要破了，隨隨便便就跟我們窮人差不多；對人又和氣，總喜歡問長問短，親熱得和一家人沒有兩樣。老大爺想：首長太好啦，就是阿秀文對自己也沒這麼細心，體貼。不由得心里頭舒舒暢暢，眼睛終日笑咪咪的。這幾天要說他還有不稱心的事，就是連日來恰遇大風大雨，弄不到鮮魚給首長吃，早晨是咸菜，中午是咸菜，晚上還是咸菜。特別對那位正在害熱病的首長，得不到一點滋補，真是過意不去。

一天，他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條三斤重的鮮魚，高高兴兴地做了菜，端進房子里。可是，

周恩来同志一看见便笑咪咪地说：“哟，老大爷，怎么买起鱼来啦！有咸菜吃不就很好了吗？再说，你家也不宽裕呀。”

老大爷说：“你们是首长，挑的担子重，你又生病，不吃点鲜鱼壮壮筋骨，那能行呀！”

周恩来同志又说：“行，老大爷，我的身体并不坏呀。”看见菜已做了，也就说：“好，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回头你也来这里一齐吃吧。”

老大爷劝说不过，只得照办了。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发觉老大爷光吃咸菜，便关切地说：“老大爷不要客气，吃吧！”又特意把鱼肉给老大爷夹到碗里。老大爷端着碗呆呆地望着首长，感动得眼泪也流下来：“首长，你们对我太仔细了，你们太辛苦了！”

周恩来同志安慰他说：“老大爷，不要难过，将来革命胜利了，穷人翻了身，老人家都有好日子过，还要到处受人尊敬呢！”

吃过饭，周恩来同志叫警卫员送还老大爷买鱼的钱，一定要老大爷收下。

过几天，老大爷依依不舍的送走了首长。事后，他才知这两位首长，就是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他激动得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他们的心肠那么好，那么懂得穷人家的苦楚呵……”

黄秀文 口述

叶左能 记录整理

1957，7。

两件毛毯

——周恩来同志的故事

陆丰县南塘墟往西十华里的岭脚下，有一个60多人口的兰湖村。荔枝成林，果木成荫，风景非常美丽。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一连刮了几天的“九降风”，间中还下了一阵小雨。一天下午，南塘区委郑阿仲同志，在南塘大路上迎来了几位“外地同志”，带路的是郑史文。

这几位“外地同志”都很年青，最大的也不过是三十一、二岁，个个身材魁梧，神采焕发，和气可亲。其中有一位同志长得庄重厚道，浓眉黑眼，很有精神，只是面色苍白一些，象是有病的样子。

郑阿仲有二间并排的茅草房，就让他们住在巷口竹林丛下的一间房里，隔壁住着郑阿仲的老母亲。

晚上，村里的农民特地宰了一只羊，招待这些客人。那位面色有些苍白的同志，这时正发高烧，吃不下饭。但是他仍然向阿仲间长问短，一直谈到落夜二更。阿仲急忙去告诉老母亲说：“有个同志身体不爽快，今晚没有吃饭，我们弄点爽口的东西给他吃吧！”老母亲是个好心肠的老人，一向疼爱革命同志，听说有个同志病了没吃饭，马上着急了起来。虽然这几天她也伤风，直淌鼻水，但还是同媳妇一起翻爨倒甑，亲自起炉

灶煮綠豆湯。阿仲湊近老母親耳邊細聲說：“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老母親說：“管他是什麼人！是革命同志就是好人。”

阿仲說：“是南昌起義的周恩來同志！”

老母親雙手合掌，說：“天地父母保佑，是他呀！”接着阿仲又告訴她同來的還有葉挺軍長，楊石雲同志。老母親非常興奮，等綠豆湯煮好了，親自送進房裏來。周恩來和葉挺等同志還沒有睡，她笑眯眯地問：“那位同志不舒服？快來喝綠豆湯，清涼，消消毒。”接着又說：“只怕煮得不合口味！”大家都熱情地託她坐下，周恩來同志感激地說：“麻煩你老人家了，多謝你！”

老母親說：“自己人還謝什麼？只要你們出外干革命的平安大吉，我就安心了。”說完，等看着警衛員盛了一碗綠豆湯，放在周恩來同志的面前，才放心地走了出去。

綠豆湯又甜又爽口，周恩來同志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一看煮的並不多，就只吃了一碗，當警衛員要給他盛第二碗時，他說：“看來老太太把綠豆湯都拿來了，留着點給她老人家吃。”警衛員把綠豆湯送到隔壁以後，和老太太東推西託下不了場。周恩來同志就親自走過來，老媽媽見了抱歉地說：“是不是不好吃？”

周恩來同志笑着說：“很好！又香又甜，我吃得很多了，這點你老人家吃吧！”

這時，周恩來同志看到她床上只有一塊象和尚袈裟一樣的薄被單，刮这么大的風，老人家怎能挨得過去呢？就不聲不響地回到自己房裏，拿了一張紅色毛毯送了過來，對老母親說：“這件毯子就留給你老人家用吧！”

“不好，你留着用！我冷了還有麻袋呢！俗話說：‘在家朝朝易，出外日日難。’還是你留着用處大。”經過周恩來同志再三解說，才收了下來。這一晚，蓋了毯子暖了心，她感激得在村里逢人就说：“客人送件毯子，暖和极了！”

周恩來同志在蘭湖村平安地過了三個晚上，第四天，周恩來等同志就準備到南塘區委書記黃秀文那里去了。臨走，周恩來同志又拿了一件虎皮毯子交給阿仲說：“這一件送給你用！”並鼓勵阿仲要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要作好革命工作。老母親聽說周恩來同志要走了，流着眼淚走到村前谷坪上，合掌向四天叩拜，並喃喃地禱告說：“天地父母庇佑！周恩來同志出外平平安安，逢凶化吉，‘紅’的早日興旺，‘白’的早日死絕……。”

不久，周恩來同志到達香港，再轉入內地，領導全國革命鬥爭去了。

以後，海陸丰蘇維埃政權結束了，白軍進了村子，說有紅軍官長來過，放有金銀財寶和槍枝子彈，便大搶大燒，把全蘭湖村搶劫一干二淨，阿仲的家更被搶得清清光光，只有周恩來送的兩件毯子，却安安稳穩地保存下來。從此，村里人看到了毛毯子，鬥爭意志就更加堅強。春去夏來，毯子跟着阿仲不知過了多少個冬天。不管天寒地凍，只要把毯子一蓋，全家都會感到暖和。老母親感激地說：“這兩件傳家寶要留給子孫萬代。”

到了一九五七年，海陸丰人民熱烈慶祝海陸丰蘇維埃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鄭阿仲才把珍藏了三十年的“傳家寶”——毛毯，獻了出來，陳列在县里的革命文物展覽館。

鄭阿仲 口述

沈少雄 王金光整理

1959年7月

宝 病 床

——周恩来同志的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周恩来同志随东征军进入揭阳城，军阀邓贲卿闻风潜逃，群众欢欣载道，擎彩旗，敲锣鼓，争着迎接周主任（注）。周主任跳下马，挥着手和群众一起进城。霎时间，全城街道挤满了人，都来听周主任的演讲。

周主任在揭阳住两天就往汕头市去，不久又回来了。由于工作繁忙，劳累过度，不幸染病，马上被送到河婆医院休养。周主任在医院里，对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很关切，常常和大家聊天，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有一次，部队为了要补养好周主任的病，送来两瓶牛奶，他舍不得吃，把它送给一个刚出世母亲就患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不敢收受。周主任说：“孩子没奶，好比鱼没水，大人可吃的东西多着呢，小孩子就不同啦！”他说后，亲自给孩子泡奶，大家都很感动。

不久，周主任病好了，他给医院题了词，捐了钱，又随部队出征去了，医生护士和病人都掉泪送别，依依不舍。

周主任睡的病床，医院的工作人员不甘再用，想把它收藏起来，作为纪念。可是过了不久，医院病人很多，病床都睡满了，第二天又送来一个老头，没有办法，只好把周主任睡过的病床再拿出来用一次。老头睡在周主任睡过的病床，隔天病就好了，从此这张病床也没有收起。说也奇怪，往后睡在周主任睡过的病床的病人，病真的很快就好了，大家说这病床是张“宝病床”。

王光、林立、英聪整理

注：当时周恩来同志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

騎 黑 馬 的 人

——朱德同志的故事

一九二九年十月边，忽然传来了朱军长要到松源来的消息。眨眼工夫，家家户户，村村邻邻都晓得了。

这下子，可把大家的心花都乐开啦！那天，全松源的民众比过年过节还要高兴。大家一清早就拖男带女，向天后宫前的大路口涌去。象盼亲人一样，都巴不得能快点见到朱军长。但是，朱军长到底是什么模样，谁也没有见过。

等呀等呀，正等得大家心急急的时候，忽见党代表熊树祺从人群中挤了上来，几个年轻人一看见便亲热地凑前去：“今天有多少红军来呀？”“听说朱军长待人可和气

呵！”……嚕嚕嚕嚕問個不完。

熊樹祺看着圍上來的青年點了點頭笑笑地說：“不過狗白軍可頂怕他呢！”

大家一听，就纏住黨代表問：“朱軍長是什麼模樣的人？”黨代表糾纏得沒法子，只好說：“等會兒，有個騎四大黑馬的人，就是朱軍長。”

“騎黑馬的人！”大家一听，更樂了。“紅軍來啦！”一個站在高崗上的青年，突然高聲叫喊起來。頓時，歡呼聲、鼓掌聲象打春雷一樣，响了一陣又一陣。大家不約而同地蹬起腳尖，伸長頸向高崗那邊望去。只見紅旗招展，當頭一個就是騎黑馬的人。

“朱軍長！朱軍長！”群眾都睜大眼睛牢牢盯住騎在馬上的人。

長長的隊伍，很快就來到了面前。看得清清楚楚，騎在黑馬上的人，是一位約莫二十歲的青年，長相很俏俊，面上顯出有點疲勞的神色。前面走着一個彪形大漢，濃眉秀眼，身穿一套黃灰色的舊軍裝，腳踏草鞋，打上綁腿，彎彎的扁擔挑着四、五盞船燈，手牽大黑馬，昂然前進。

群眾凝視着騎在黑馬上的青年人，十分惊奇，便偷偷地私議着：“好嫩相（注）的朱軍長呀！”正在這時候，忽見熊樹祺從旁閃出，三步并作兩步地迎上前去，和牽馬的人打了打招呼，便搶着要把擔子接過來，牽馬的人却笑咪咪的，不讓別人接走擔子。尾後，只見他們兩人肩并肩地向東升樓走去。群眾望着他們的背影，心裡有點疑狐不定：“到底那個才是朱軍長呢？”

事後，大家才知道：那天騎黑馬的人，原來是朱軍長的通訊員，他在行軍路上，忽然病了，身子不大舒服。朱軍長就硬要他騎上自己的馬，而自己卻把通訊員的擔子挑了過來。打從那時開始，朱軍長挑船燈、愛戰士的故事，就一直在松源群眾中傳頌起來。

王 書口述

曾宪眉記錄

流傳地區：廣東梅縣

搜集時間：1959年7月

注：嫩相即年青的意思。

在农民家里吃飯

——朱德同志的故事

朱軍長來到梅南革命老根據地時候，總喜歡望望這家，探探那家，向群眾問長問短。可是，那時候誰也不曉得他就是朱軍長呀！只見一個身材高大，打着滿口北江腔的紅軍，待人特別和氣親切。

一九二九年十月邊，有日天將麻黑麻黑，老農阿文伯剛剛煲好一大煲粥，打算食過夜飯，就出去看看剛來到軒坑下壩的紅軍。那曉得，朱軍長呀，林彪同志呀，一幫人恰

恰在这时候，却先来到了阿文伯家里。

“老伯，食过夜么？”朱軍长能說一口很好的客家話，照例又打起北江腔。阿文伯见这位同志会讲客家話，也很快就和他亲热的聊起家常来。

“同志，自家人，不要客气，食碗粥吧！”阿文伯边說边拿碗拿筷殷勤地招呼着。

朱軍长等人由梅城来到軒坑，走了四、五十里路，肚子也着实是餓了。“几多錢一碗粥呀？”朱軍长笑笑地問。

“食碗粥就要給錢？”阿文伯有点不欢喜了。停了停又說：“俚^②又不開飯店，那曉得几多錢呀？”

朱軍长总是笑咪咪的，他耐心向阿文伯解釋：“食群众的东西要付錢，是紅軍的紀律呀！”

“俚不曉得什么紀律不紀律，不过，紅軍、穷人是一家人呀！……”阿文伯一边唠唠叨叨說着他的道理，一边却一碗粥一双筷給每个同志端过来。

食完粥，朱軍长向阿文伯道謝了一声，就从袋子里摸出一块光洋，放在桌子上。文伯那里肯收呀！推来让去沒法子下场。最后，还是文伯的妻子范伯姆做得精乖，假意把钱收下了，过后，又偷偷地塞回紅軍的干粮袋里去。

可是，第二日一早，有个紅軍战士急急忙忙的給阿文伯送来了两条雪白的毛巾，說是朱軍长叫送来的。

“呵！朱軍长！”阿文伯睜大眼睛，定定地盯着紅軍战士說：“昨夜来俚家的就是朱軍长呀？”紅軍战士微笑着，点了点头。文伯一时給乐糊涂了，不知不觉，接过毛巾，眼泪也流了出来。等他定了定神，才想起要留下紅軍战士食餐飯，可是，那紅軍战士已不见了。

吕均伟搜集

流传地区：广东梅县一带

整理时间：1959年7月

注①北江腔指的是粤北一带的客家話。

②即是我。

教赤卫队员打枪

——朱德同志的故事

紅軍到了梅南以后，部队都驻扎在南順、馬图的一带山区，軍部就住在上南坑的斗明小学。

有一次，南坑左近的赤卫队员，都集中到斗明小学的門坪下来。原来，紅軍繳了敌人的枪枝，现在要把枪枝发給赤卫队。发完枪枝，朱軍长对大家說：“同志们，给你们

发了枪枝子弹，今后就可以用洋枪打敌人了。”赤卫队员听了朱军长的话，真是欢喜。可是，他们第一次拿到洋枪，却不懂怎么打法。

“朱军长呵，我们不会打洋枪呀！”有的队员向朱军长说出了大家担心的事。

朱军长听了，笑笑地点点头说：“不会打？我来教你们。”这下子，可把大家乐坏了。话音未落，大家就拍起手掌叫起好来。朱军长顺手拿起一枝七九步枪，把怎样上子弹，怎样瞄准、怎样攀机，一样一样仔仔细细地当场教给队员们。其后，朱军长还为他们试了一枪。只见他托起枪干，对对眼神，“砰”的一声，前面一棵茶杯粗的松树，应声拦腰断了。

“打中啦！”一阵欢呼声过后，大家围前去看了又看，禁不住喝起采来：“朱军长的眼神真准呀！”

吕均伟搜集

流传地区：广东梅县

整理时间：1959年7月

贺总指挥不怕炮弹

——贺龙同志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九月，贺龙和叶挺两位同志带着南昌起义军来到揭阳县。揭阳各地的老百姓，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去欢迎自己的亲人。

有一天早晨，起义军开到潭岭山，突然和白党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非常激烈，打得天昏地转。潭岭山附近的老百姓，知道红军和敌人打仗的消息，纷纷煮饭煮茶水，挑上山去支援红军。老百姓都暗暗打算：一来让红军吃得饱饱的，多杀白狗；二来可以趁这机会，看一看天下闻名的贺总指挥。

潭岭山下，有一位年纪六十多岁的萧大伯，他把家里仅有的二斤白米和十几个鸡蛋，叫媳妇做成鸡蛋饭，扶着手杖，兴冲冲地和大家一样送上山来。当时，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炮弹轰轰隆隆地在山头上爆炸，子弹象雨点般乱射。战壕里的红军战士们，一见萧大伯扬着身体走过来，连忙叫他躲避。可是，萧大伯一心想见贺总指挥，不管这些，还是继续向前走去。正当这时，对面山头敌人的阵地上，突然刮起一阵怪风，老人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一时怔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他的背后伸出一只大手，不由分说，一下子把萧大伯按倒在地上，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地方炸开了。过了一会，萧大伯觉得有人扶他起身，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身材高大、神采奕奕的红军大汉。大伯感激地向他道谢，并要求他带路，把饭送给贺总指挥。那大汉笑着说：“老伯，总指挥是饿不着的，还是留着老人家自己吃吧。”大汉的话刚说完，迎面跑来一个小战士，很有礼貌地向大汉报告了一些什么，大汉吩咐小战士扶大伯到一旁掩蔽，又微笑着看了萧大伯一眼，便迅速地向战壕里走去。大伯忙问小战士那人是谁？小战士告诉他那人就是总指挥。大伯一听，十分激动，才想起还没有送饭给总指挥食，但总指挥已经走出很远了。

这时，山上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大伯躲在一块大石头的旁边，心里总牵挂着总指挥的安全。只见贺总指挥高大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来回跑着，指挥着红军战士们打白狗。也怪，敌人打过来的枪弹炮弹，一颗也不敢碰着贺总指挥。大伯心想：莫怪人人都说贺龙是一位神威将军，要不，怎么连碗口大的炮弹也不怕！大伯回到家后，把他所见到的事，逢人就讲，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全潭岭山的老百姓，都知道贺龙是一位不怕炮弹的神威将军。

王 光、林 立、英 聰整理

“农会才是有求必应的活菩萨”

——彭湃的传说

1924年11月间，广宁的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了。

那时，彭湃正在潭埗社岗一带，领导农民自卫军围攻地主的反动武装——业主军。

彭湃到广宁后，为农民做了很多好事情。四邻六里都传说着：省城来了个“眼似天星眉似月”的活菩萨、本事非凡、专打土豪劣绅、搭救农民。谁能见着他，谁就交好运。因此，附近不少农民都想找机会去见见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原来，这个“活菩萨”就是彭湃。

一天，有十来个被地主迫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带着讨饭用的席袋子，向着农军的驻地走去，他们要去找彭湃。

走到驻地，刚巧农军在吃午饭。他们肚子也饿得发慌了，便在附近找个地方坐下来，希望等会儿向农军讨碗剩饭吃。

彭湃知道了，立即放下饭碗，亲自招呼他们来吃饭。这些农民看见这个举止斯文，谈吐大方的人，不象本地的农民模样，更没想到眼前站着的，就是他们日夜盼望见到的“活菩萨”。彭湃对他们的亲热招呼，倒使他们躊躇不安起来。他们心里暗自想着：“天下哪有请乞丐吃饭的好人呀？”彭湃看见这情景，便亲自动手盛了十多碗饭，搬了几条长凳子，然后逐个请他们坐上来。大家见彭湃这样真心实意地招待，才大着胆子坐下来，和彭湃一块吃饭。

彭湃边吃饭边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说：“为何到处去讨饭吃？”他们有的说：“穷人命不好。”有的说：“有钱佬（指地主）享福，是他们求神拜佛修来的好命。”彭湃便笑着反问了他们一句：“你们也上香拜神，何故菩萨不保佑？”大家都被问住了。于是，彭湃便深入浅出地从农民为什么受苦，一直谈到成立农协会，打土豪劣绅、取消大斗租、实行减租减息。说得他们一个个的心里都豁亮起来。

一提到打土豪劣绅，正在倾听彭湃说话的十几个农民，才恍然想起自己还要去见彭湃呢。其中一个老头结结巴巴地问彭湃说：“你知道彭湃在那里吗？”彭湃笑问道：“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要办？”老头说：“他是个本事非凡，专打土豪劣绅，搭救耕田佬的活菩萨，我们想看看他！”

“不用去找啦！我就是彭湃。”大家一听，十分惊讶，十几对眼睛都集中在彭湃的身上，从头到脚仔细地端详了很久。这时，有些老太婆一听说他就是彭湃，象见了亲人

一样，眼泪夺眶而出，一边哭一边訴說着自己被地主迫害的凄凉身世。飯堂頓時变成訴苦会。大家都請求彭湃为他們想个解救办法。

彭湃說：“凭我老彭一个人，縱有神仙活佛的本事也是不行的，要打倒土豪劣紳，就要依靠大家成立农会，农会就是救穷人的会。农会才是有求必应的活菩薩。”彭湃这番話，把大家心里說得亮透了。

这件事情不久便到处传开去了，加入农会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

高玉山 口述

阿力 整理

1959年7月3日

水中变魚

——彭湃的传说

彭湃想尽一切办法去教育农民，宣传农会的好处，他曾經花了好几天的工夫，专门去学耍魔术。

有一次，在海丰新南丰布厂前面的广场上，彭湃在台上耍魔术給大家看，来看的人很多。本来大家就喜欢看变戏法的，何况这次是彭湃亲自耍呢。

彭湃越耍越有精神，观众们不住地拍手叫好。只见他手里端着一杯清水，用手一指，杯里的清水忽然变成黑水，他让大家看了一看，又用手一指，嘿，杯里的黑水又变成紅色的了。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他手里的杯子，看看这一下又变成什么顏色。只见彭湃不慌不忙将杯子一拍，哈，忽然杯子里出现了两条小魚。这个“水中变魚”，把大家看得欢喜死了。广场响地雷鳴似的掌声，許多人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等到大家平靜下来，彭湃就大声說：“我先把刚才这个戏法給大家讲一讲，”說着，他拿起一杯清水，“俺大家的祖先本来就象这杯清水，沒有压迫，也沒有剝削，人世間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說到这里，他又端起一杯黑水，說：“可是，到了后来，有了剝削，有了反动統治阶级，就把这清清白白的世界，搅得变了顏色，劳苦大众就过着象这杯水一样黑暗的日子。”接着，他又拿出一杯紅色的水，說：“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七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俺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就象日头正出，照亮了人間，世界变成了紅色的，大家看见了光明。”最后，他又端起那只有二条小魚的杯子說：“这水好比农会，魚好比农民，魚离开了水，就不会活，俺农民离开了农会，就不会翻身。”就这样，他把农会的好处詳詳細細地和大家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很有滋味，都說：“讲得有理。”以后，参加农会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也更爱护自己的农会了。

口述者：陈云山

搜集者：王金光、王疆

地点：海丰县城

时间：1959年7月

彭湃組織农会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們从平原撤到山上去以后，有些同志經不起考驗，情緒低落。当时海陆惠紫四县苏維埃主席、东特委委員黃悅成同志經常講彭湃組織农会的故事，来启发和教育我們。他說：彭湃組織起农民协会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的。他講的故事，到现在我还記得很清楚。故事是这样講的：

彭湃同志搞农民运动走了很多弯路，碰了不少釘子。但是他一点也不灰心，仍然东跑西竄地四处去对农民进行宣传。

有一次，他去赤山坳，在半路上看到一中年大汉正在使牛犁田。他問那农民：

“阿兄，你使牛？”“不使牛，使馬？”农民頂了彭湃一句，彭湃笑了一笑，接着又問那农民：“你的力气大，还是牛的力气大？”“你这人怎么拿我比起牛来了，当然是牛的力大！”农民不滿地說。“不见得，你說牛力大，为什么还听你使？”农民一听，不觉的笑了起来。

接着彭湃同志又問那农民：“你那田是自己的，还是租来的？”“是自己的就好了！”农民叹惜地說。“一年多少租？”“三百斤！”“最多打多少？”“五百斤。”

“要留多少斤做种籽？”

当彭湃同志听到要留二百斤做种籽时，就很惊讶地問农民說：“这怎么行？你还要出人力，出肥料，这不是太亏本了嗎？”

“这怪我命不好，俗語說：赤足人种，穿鞋人吃，自古就是这样么！”农民有些自卑地說。

“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彭湃問。

“他們有錢又有势，不但要收我們的租，有时还要挨打受罵哩！”

“可不可以團結起来打倒他們？”

“我們說話大声些，他們还打我們，怎么敢打倒他們！”农民惊讶地說。

“你們村有多少人？”稍停了一会彭湃又問。

“三百人。”

“地主有多少？”“沒有。”

“沒有地主，那这田是誰的？”彭湃很奇怪。

“海丰的。”“有多少人来收租？”

“每次只来二个人。”

“三百多人能不能打赢他們二个人？”彭湃捏着拳头，比划了一下問。

“我一个人就可打他两个，那还用三百人。”农民又笑了。

“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大家都不还租，或是少还点，那他二个人有什么办法？”

“不行。不还租，他們会派兵来。他們又做官，又有头。”

“既然他們有頭，我們也可以找個頭嗎？”彭湃啓示他說。

“我們怎麼找頭？”農民問。

“大家合起來選一個頭，那不就有了頭嗎？”

“誰敢做頭？！”農民瞪大眼睛望着彭湃說。

“是呵！誰也不敢做頭，這有原因。可是你們可不可以組織個農會，選個忠誠老實，肯為農民辦事的人為頭。當然，光一個村子不行，力量小了一些，假如村村都有農會，都有頭，那他們當官的有什麼辦法？”農民聽了感到很有道理。

這一次，說了很久，那個農民對彭湃說：“我要使牛了，你走吧！明天我還在這里，你有空可以來給我講講道理。”

彭湃找了好多天，也沒有找到多少這樣和他說話的農民，很高興地走了。

到了第二天，彭湃又去了。那個農民見到彭湃劈頭就問：“你到底是誰？你是那里來的，是不是縣大爺派來的？”

“我不是誰派來的，我是來和你們交朋友的。”

“你們官少爺有吃有穿，和我們作什麼朋友！”農民有點生氣的說。

“如果我不想和你們交朋友，我會跑這麼遠的路來和你們談么？”彭湃解釋說。

農民一聽，心里一想，對呵！不然，他從海城跑來幹什麼。這時就和氣地說：

“你同我們交朋友，有什麼好處，我們連好茶也不能請你吃。”

“我不是想吃好茶才和你們交朋友，我和你們交朋友是想團結起來反對地主的。”

“你昨天說要我們窮人組織起來，要什麼辦法？”農民問。

“我們組織起來，就要有個團體。我們的團體，就是農會。可以團體種田，團體生產，團體辦事。有了團體，就不怕地主了。”

“誰也不敢‘會’呵！”

“真的，開始時誰也不敢‘會’，不敢‘會’也就不能抵抗地主，可是我們會起來了，群眾都看到團體的好處了，就會都‘會’的。誰也不愿受地主欺侮呵！”

這次又談了很久。臨走時，農民對彭湃說：“等我今天回到家里，找幾個合心的人商量一下。好，還是不好，明天你來時再告訴你。這一天彭湃格外高興。

那個農民吃罷晚飯，找了他那四個最好的朋友一合計，感到彭湃講話有道理。第二天天還沒亮就一塊下地了，準備和彭湃再商量一下。

彭湃吃了早飯，又到了田邊。這次一看不是一個人，而是五個人了。在休息時，幾個人說了很久，並請彭湃到他們村里去坐。彭湃很高興地跟着他們去了。

夜了，彭湃要走了，他們五個人問彭湃，我們要成立農會，可是加上你，我們才六個人，會不會太少？

“我們農會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從小到大，不是一下子就會組織起來。今天我們六個，明天就有六十個，後天就有六百個，再後天就有六千、六萬。以後全中國，全世界都要成立的。”幾個人聽彭湃講的都入了神。可是時間太晚了，五個人把彭湃送出村外。並囑咐彭湃明天再來。

彭湃再來時，他們又帶彭湃回家吃中午飯。彭湃毫不客氣，拿起芳薯就吃，連稱好吃、好吃。

“还是白米好吃。”一个农民說。

“对，白米好吃，可是为什么我們种下白米，还吃不到白米呢？将来我們組織了农会，把地主打倒了，不但能吃上白米，还能穿上好衣，住上好房呢！”彭湃說。

飯后，又在牛栏里談了好久。这一天，六个人一起簽了名，真正入农会了。

临走时，几个会員託彭湃明天来吃晚飯，吃了晚飯到农民乘凉的地方，再給大家講道理。

第二天，彭湃帶着留声机去了，留声机一响，男女老少都来了，唱完了以后，有些人要走了，这时一个会員放开喉嚨喊道：

“大家不要走，这个客人会講很多故事，今天他要講一个与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故事，大家好好听吧！”要走的人，一听这位“客人”要給大家講故事，也就停下了脚步。只听得彭湃說：“今天我講的故事的名字，叫农民为什么会受苦。农民为什么会受苦呢？这是因为軍閥、官僚和地主勾結在一起。”接着，他作着手势說：“他們背对背，嘴张得这么大，象老虎一样来吃人。”接着又說：“为什么他們能吃人呢？这是因为我們老百姓沒有开眼，如果我們开了眼，把眼睛瞪得圓圓的、大大的，他就不敢吃啦。怎么样才能瞪大眼睛呢？要得有个团体。我們是农民，我們的团体叫做农会。这是天知道、地知道，正正道道的我們自己的团体。我們要开眼，就要有农会，我們有了农会，就有了眼睛，我們有了眼睛，就有了拳头，我們有了拳头，就可以打死吃人的老虎了……”

农民一边听着彭湃的話，一边不住地点着头，觉得很有道理。有的听的都入了迷。慢慢地参加农会的人越来越多了。农会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了。

这个故事，虽然听了已經30多年了，可是一直到现在还記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故事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提高了群众的革命情緒和信心。

叶海口述

王金光记录

不 收 租

——彭湃的傳說

彭湃同志小时候在一間私塾里念书，这間私塾就設在海丰城边的路旁，彭湃的书桌正好靠近窗边，窗外正对着一片稻田，从窗口望去，就可以看见农民在田庄里整地种田。在那里他常常看到农民吃的是番薯、咸菜，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裳；也常常听到农民这样一些怨叹：“自己种田吃不上，一年要缺半年粮。”他心里想：“农民太苦了。”

彭湃从小就很聪明，什么字念过一遍就能記住，他公公也就格外喜欢他。每当彭湃放学回来，他公公总要用火柴摆上几个字考考他，有时字还没有摆好，彭湃就念出来了。有一次，他公公为了使彭湃早点成为一个“会掌家”的孙子，让他学懂一些收租迫

債的知識，就用火柴在地板上摆了“收租”两个字，准备教导一下彭湃，但是这次彭湃看了一眼就不做声了。公公笑着問他：“阿泉（注），这两个字不認識了吧？”彭湃搖了搖頭，想了一会，就拿起火柴在“收租”两字的前面，摆了一个“不”字，地板上就出现了“不收租”三个字。

“为什么摆上个‘不’字？”公公奇怪地問彭湃。

“农民太苦了，他們天天辛辛苦苦从早到晚，一年四季不得閑，种出来的米谷，自己吃不飽，要交租，我們家里不种田，光收租，这样合理嗎？彭湃同他公公講起道理来。

“那么，你现在吃什么？”公公有点生气了。

“我也不能这样吃呀！”

“好吧，那将来就叫你耕田去！”公公威胁地說。

“那就好了，我要自己耕田自己吃。”

过了几年，又到了收租的时候了，私塾正好放假。彭湃的公公为了让他学点收租的本領，就叫彭湃跟他哥哥一齐到公平去收租，当时一共撑去三条船載谷子。

到了公平，彭湃专找一些戴竹笠最破的，穿衣服最烂的农民，問：“你們粮食够不够吃，生活苦不苦？”农民就把真情告訴他：“交了租就沒有种子了，”“还得卖掉耕牛才能交上租呵！”“交了租就沒有吃的了！”

彭湃听了就說：“不够吃的，不够种子的，就不要交租了！”

結果，这一年比往年的三成租也沒有收到。收租回来了，公公到河边一看，三条船連一条也沒載滿。就气势凶凶地对彭湃說：“年年收租，三船都載不完，今年你一去，連一船都收不滿；以后不准你再去收租了！”

彭湃說：“我不是早就对你講过‘不收’租了嗎？”

蓝差口述

王金光記

注：彭湃同志出生时家里給他起的名字叫天泉。

彭 湃 剪 娘 傘

海丰城里，流传着一个“彭湃剪娘傘”的故事，它象扎下了根一样，几十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里，长在人民口里。

彭湃从小就非常聪明，作事又灵机、又勇敢。人家都說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当他碰上些看不順眼的恶人坏事，总得要想个法子整治整治一下。因此，劳苦大众都很爱戴他，可是，那班横行霸道的劣紳土豪却非常恨他，說他是条“天蛇^①”，碰见他，有时也得担上几分惊，受上几分怕。

据說，清朝末年，海丰有个卸任知县名叫馮尔梅，平时貪脏枉法，无恶不作，正是一个做尽坏事，刮尽民財的家伙，当地平民恨他入骨。旧县官卸任，新县官登台，送往